

諫垣存稿

安維峻 著
杨效杰 校点

962

出版社

92
K249.062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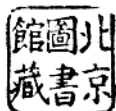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
研究所主编陇右文献丛书

諫垣存稿

〔清〕安维峻 著

杨效杰 校点

甘肃人民出版社



B 101081

BA38/25

读 后 存 稿

(清)安维峻 著

杨效杰 校点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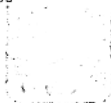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5.5 字数150,000

153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7-226-00701-0/K·87 定价: 2.10元



序

建言何以难？不惮罪戾，不畏强御之为难乎？则心人固能之矣。董照衡称，劾奏无枉之为难乎？持正人固能之矣。既刚且正，斯为良谏官乎？未也。烛直弋名，矜气凌厉，汉唐之言官有之；精言遽论，不切事情，赵宋之言官有之；毛举细故，陋若吏牒，近世之言官有之。无此数弊，而其言虽显于一时，不可传于后世者，由其无忧国之诚，无先几之识，而徒以言鸣也。

古今事变不一矣，患每萌于所徇，祸常胎于所忽。一人之幸进，一事之失当，初若无足介意，而危机或潜伏其中。惟明者能察几于秒忽，惟诚者静观而生明。预见其必然而言之，言之而莫或信也，迨祸发而后共信，追挽已无及焉。呜呼晚矣！

秦安安晓峰侍御，由词馆改补台职，掌福建道。在官仅一载，谏疏凡数十上。时海疆事棘，当路龢斯养乱，台谏莫敢一言，晓峰历劾其罪状，疏出，读者皆为缩颈。亦有条陈事宜，语不及大局，而事后言验，终为安危所系者。有专论一人一事，而患端所兆，历久方见者。甲午冬间，款议兴，条约增，侍御抗疏力沮，以死争之。疏入，满戎军台。己亥季冬，既奉恩旨释回，遂居封翁中宪公良，读礼不出户。其门人尝辑供职以来折奏，编为四卷，题曰《谏垣存稿》。

嗟乎！晓峰之笃谏，岂欲以言见？其建言，非示直也，非好名也，报主之诚，迫于中，激于事，不可遏抑，而屡发耳。其所言利害祸福，当时或不谓然，迄今观之，则无一不验者。非诚至生明，洞见先几，而能如是欤？

若夫谏臣焚草之事，盖误会《尚书》“人告外虞”之文，而

非以诚事君者之所屑为。夫律稿者，人臣忠愤之实迹，人君听览之龟鉴，治乱安危之所考，后世法戒之所出也，而可焚乎哉？

诤授中宪大夫，赏戴花翎，钦加四品衔，重宴鹿鸣，前陕西升用直隶州知州，历任兴平、富平等县知县，甲辰恩科举人，伏愿王叔拜题。

自序

避人焚草，谏臣心也。存稿何为者，存吾心迹焉耳。

事君有犯隐，胡其为谏官乎，持此心以报吾主，利害祸福之说，不足以动之。形之奏牍者，乃其迹也。存之，不近于表襮乎？曰，此心将欲对天地，质鬼神，而所持以献之廷者，顾灭其迹弗存，何以示子孙而教忠，且何以为后之为谏官者白也？将必有疑吾之累进封章，或毛举细故，近于烦黷者，因而计较太明，并重大者而亦钳口不言，动辄指吾以为戒，且疑吾之获罪，积渐使然，而于圣天子纳谏之心，反不能曲为体会，于言路不大有妨乎！存吾心迹，亦不欲后之人藉为口实，而吾之所以尽吾心以奉吾职者，不过如是而已。

或乃以吾之获罪为得名以去者，抑如抗疏之初，只求于事有补，无补于事，心滋戚矣。罪诚自取，名则非救知也。

窃计泰西谏垣一十四月，每具一疏，辄寄三日或七日，思以愚诚感动上心。军兴以来，除言兵外，他事不复及。凡所举劾，一秉大公。得失高下，宁后颇多验者。当军情吃紧时，每遇折耗痛哭不能已已。又尝连数昼夜不寐，亦不自觉其苦。及朝议主和，既力争之。旋有言此事势难中止者，闻之感情填膺，痛不可忍，维时因管理街道，将往验修造事，车已驾矣，乃虑差役散去，随取案头片纸草奏，迨缮真夜已二鼓矣，即呼正阳门入，趋上之，意以命拼一疏，尚可上回天听，虽死无恨。而圣恩宽大，仅予训戒。既来密北，检视行篋，得前后所上奏草六十余件，交门人万全刘应科、宣化张敬铭写校，辑为四卷，名曰《谏垣存稿》。

噫，读圣贤书，不能见诸行事，而仅存此空言，愧矣！然身任言责，而因言获罪，是即吾之行事，而迹之不容掩者也。循吾迹以证吾心，此谏草之不必焚也。古之人有先得我心者，韩魏公是。若以表襮目之，恐魏公亦与有责焉，而岂其然哉！

光绪二十一年岁次乙未闰五月五日，泰安安维峻晚峰甫自序。

重印《谏垣存稿》弁言

安维峻(1854—1925)，字晓峰，甘肃省秦安县人。清光绪元年(1875)举人，六年(1880)成进士，由翰林院应吉士授编修。十九年(1893)转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在职十四个月期间，先后上了六十三封奏疏，对国家大事提出意见。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这时光绪帝虽然亲政，但因慈禧太后专权，自己不能作主。及战屡败，人们都归咎北洋大臣李鸿章。维峻于是年十二月初二日上疏，请诛李鸿章，以平众怒；并在疏中指责慈禧太后说：“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扰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请诛李鸿章疏》)光绪帝“恐开离间之端”，将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二十五年(1899)释还，由张家口归里。宣统二年(1910)，授内阁侍读，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三年(1911)秋，辞职归里。民国14年(1925)卒，享年七十二岁。著有《四书讲义》、《谏垣存稿》、《望云山房诗文集》等书。《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五有传。

安维峻上疏请诛李鸿章，本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清政府仅给以革职，发往军台的处分，作了宽大处理。为什么会这样？在同时人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中，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记云：“晚阅邸报，上谕：‘近阅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词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关军国紧要，必仰承皇太后懿训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诚心，天下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递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口妄

言，毫无忌憚！若不严行懲办，恐开离间之阶端。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赎罪，以示儆戒。欽此。”初五日记云：“新吾言：安晓峰事，天子实为援手。盖上见其奏大惊，急召见大臣，拟旨毕，始并其奏呈太后览。太后怒曰：‘即此足了事耶？毋乃已轻？’恭邸跪奏曰：‘本朝开国三百年，从未杀谏臣，乞太后原之。’太后意始为稍解。”这里的“新吾”，即李经畬，新吾是他的字。他是两广总督李瀚章的儿子，大学士李鸿章的侄儿。瀚章是鸿章的哥哥，《清史稿》有传。“恭邸”，即恭亲王奕訢，他是道光帝的第六子。光绪帝的伯父，当时任军机大臣，《清史稿》有传。光绪帝设法保护安维峻的这一事件，本是在宫廷内部进行的，外人无从得知；但李经畬由于社会关系特殊，竟然知道了这件事，并把它告诉给至帝孙宝瑜。宝瑜是李瀚章的女婿，他是个有心人，写在日记里，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星移斗转，现在距安氏上疏的时间，快满一百年了，但这部书的史料价值，并未失去。兰州大学杨效杰同志校点了这部书，又搜集《清史稿·安维峻传》、任承允《内閣侍读原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安公晓峰墓志铭》等篇作为附录。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相信此书的出版，是会受到读者重视的。

公元1990年9月 武威李鼎文书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王 权 (1)
自序	安维峻 (3)
重印《谏垣存稿》弁言	李鼎文 (5)

《谏垣存稿》卷一

举人不得捐请疏	(1)
清查办盐务扰民疏	(4)
科场防弊片	(7)
整顿钱法片	(9)
请慎重馆选疏	(11)
请严禁五城讼案请托片	(13)
请因变修省疏	(14)
请思患预防片	(16)
劾中官招摇片	(18)
劾侍郎张荫桓、克们泰声名恶劣疏	(19)
劾新疆巡抚偏袒冒籍疏	(21)
请飭扣除冒籍试卷片	(24)
劾监临執法疏	(25)
请申明严禁冒籍旧例片	(28)

《谏垣存稿》卷二

劾新疆欺饰疏	(30)
请不准为故提督周达武建祠片	(32)

劾疆臣忍辱委差片·····	(34)
请严定大臣结党营私处分疏·····	(36)
请撤销保案片·····	(38)
请疏通拔贡知县班次片·····	(40)
请停海军衙门报效疏·····	(41)
劾道员贪劣片·····	(43)
请严密机务片·····	(45)
劾广东学政溺职疏·····	(46)
请明诏讨倭片·····	(49)
请飭查战事虚实片·····	(50)
论进兵机宜片·····	(52)
请速决大计疏·····	(53)
陈明各省营伍废弛片·····	(56)
请严申纪律疏·····	(57)
劾海军提督丁汝昌退避片·····	(58)
请飭海军相机进剿片·····	(60)
请清厘关弊以充军饷片·····	(62)
购船宜慎疏·····	(64)

《 谏垣存稿 》卷三

密陈道员藐法肆言疏·····	(67)
请统筹全局疏·····	(68)
请严处枢臣片·····	(70)
请调各省防军并多用间谍片·····	(71)
劾道员盛宣怀贪污不法疏·····	(73)
请诛逃将卫汝贵疏·····	(75)
请重任董提督片·····	(77)
续陈管见片·····	(79)

劾近臣遣眷潜逃疏·····	(80)
直陈枢廷亲藩不孚众论疏·····	(81)
请易督办军务大臣疏·····	(84)
劾亲王有负委任片·····	(87)
请召回统兵亲臣疏·····	(88)
请简将领兵片·····	(89)
请召用贤臣片·····	(90)
请罢斥误国枢臣疏·····	(91)
请严绳将领并察看廷臣片·····	(93)
论团防司员太滥片·····	(94)
请改派团防大臣片·····	(95)
保荐人才片·····	(96)
力阻迁都片·····	(97)

《 谏垣存稿 》卷四

劾李经方不轨疏·····	(99)
请速援宋军维大局疏·····	(104)
请诛海军提督丁汝昌疏·····	(105)
请颁内帑赏将士片·····	(107)
请训飭统帅吴大澂疏·····	(108)
预筹海战片·····	(110)
力阻和议疏·····	(111)
请诛李鸿章疏·····	(118)

附录 一

劾疆臣复奏措词失当疏·····	(120)
请将战死之邓世昌破格奖恤疏·····	(123)
上李兰孙师傅书·····	(125)

上翁叔平师傅书.....	(127)
再上李师傅书.....	(130)

附录二

安维峻传.....	(133)
内阁侍读原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安公晓峰墓志铭.....	(135)
评介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及其他.....	(139)
践上铁汉·读《谏垣存稿》.....	(156)
后记.....	(164)

諫垣存稿卷一

举人不得捐请疏

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安维峻跪奏，为特恩赏给举人，不准臣下援案陈请，以尊主权，而清流品。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阅邸抄，两江督臣刘坤一，以广东南海县贡监生周长华，前因江宁等属，被旱成灾，捐助赈需银三万两，援照直隶臣李鸿章奏请奖给庞元济举人之案，附片陈请皇上嘉该生好义之忱，亦即特旨允准。良以饥谨之民，嗷嗷待哺，有能乐善好施者，不妨破格奖励，凡以爱民也。皇上爱民心切，自不暇于义举过事吹求，赏赐有所吝惜。臣窃以为此事出于宸衷独断，则为逾格鸿施。由臣下援案陈请，则似有成例可循。虽其措词尚在可否之间，但一经指明奏恳，按之臣分，殊嫌逾越。一时士论哗然，不以为皇上之特恩，而以为举人亦开捐例，则督臣援案陈请之过也。

夫三万银非不多也，继此而捐者，未必纷至沓来也。顾天下大矣，仕宦蓄积，以至富商大贾之坐拥厚资者，何可胜数。此风一开，设有其祖、父服官，曾犯贪墨，子孙取以报捐，抑或身家不清，为学校所屏弃。藉好义之名，以博科第之实。既无须文理明通，亦无用印甘各结。督抚但凭本人一面呈词入奏，将不赏给举人，而成案在前，未免向隅；将赏给举人，而传之四方，适足令学校短气。今原奏所引有云，“若蒙破格奖励，愈以见科名进取之重，亦可励多士向慕之忱”。恐不尽然。

伏思我朝取士，功令极严。自童试以及乡、会两科，身家不清

者，既不准应试；夤缘舞弊者，又立置重典。至考官凭文取中，虽不必皆有体有用之学，然为士子者，非读书明理，亦必不能为佳文。故自开国以迄今日，海内以科名为最贵。

溯查道光十三年，京畿荒旱，有副贡生潘仕成捐银助赈，蒙恩赏给举人。厥后，叶元瑩、黄立成陆续报捐，阁臣遂拟照例请给。经御史朱崑奏请不准援引成案，奉谕旨“所奏甚是”等因，钦此。圣训昭垂，万世臣工，永宜恪守。兹乃以三万银之捐，公然指明请奖。岂别项官阶，举不足以取赏，而必以举人为可市乎？

目今捐纳之多，保举之滥，流品亦极杂矣。若并举人可捐请而得，恐非祖宗以来慎重科名之意。且身为封疆大臣，当为朝廷持大体。即一时为权宜之计。亦当通盘筹画，或裁无益之费，或停可缓之工，用以赈济灾黎，固自易易。至捐助一节，名为好义，实则市名。酌常行例优奖之，似亦足矣。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如原奏所请，不惟以名假人，有伤国体；且恐习为故事，轻视纶音，则大不可也。

伏愿皇上乾纲独揽，于此次特恩，嗣后不准臣下援以为例。如是则主权尊，即流品清。天下幸甚，学校幸甚。

臣新任言责，罔识忌讳，以此事关甚重，不敢苟安缄默，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谨案，此奏入，留中未发。

越三十七日，直隶督臣李鸿章，复以二品顶戴，办理台湾垦抚事宜。太仆寺卿林维源两次捐赈银四万七千九百两，援照庞元济、周长华成案，请赏给该京卿之子、候选知府、监生林尔嘉举人，一体会试。奉硃批该部议奏，钦此。经礼部议驳，移咨户部另核给奖矣。

查前次庞元济、周长华各捐银三万两，先后请奖举人，均奉朱批着照所请。而此案捐银较多一万七千九百

两，独奉旨交部议奏。仰见皇上纳谏转圜，未尝不以小臣之言为是也。

恭纪数语，以志庆幸。

臣安维峻谨注

请查办盐务扰民疏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为产盐包课，地方违例，设引扰民滋事，请旨飭查，以复旧章，而安闾阎，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盐务一端，历来办法，总以裕课、便民，两者兼全，而尽其利。臣闻江苏崇明一县，向因海滨斥卤，听民煎食。例定盐课银四千余两，归入地丁摊征，而未尝设引行销。是从前立法之初，有因地制宜之意。所以民不滋扰，而课项亦无亏缺也。

自光绪十五六年间，有调任崇明县吴成周之门丁金竹庵，因揽权生事，为该县所逐。该门丁潜至上海，遇素识之常州人费姓者，以行医积有重资。该门丁乘间诳以崇明系浙盐引地，如愿出费领运，设局行销，可获厚利。费某信之，授以银二万两。该门丁夤缘运司各衙门，议定每年规费若干，准其领引，至崇明设局分销。该门丁明知灶盐价贱而色佳，局盐价昂而色恶，民之食之者少，局之取利也难。于是勒令本地灶产之盐，概归引商收买，抑其值而重其称。及由局出售也，高其值而轻其称。从此，纷纷多事，而地方顿形不便。为时未久，乡间迭出闹盐之案。该门丁亦因另案，为太仓州访拿，避居上海，而盐局岌岌有将歇之势。

诂该门丁贪心未遂，改姓名居景阳，仍复往来沪、崇，主张盐务，勾通地方官，衙门书差，联为一气。遇有盐案，飭役下乡，不问何人闹局，专向殷实之户，勒令罚款，多方讹索。此家未满足其欲，又至彼家；一处滋事，而左近数十里之内，累月不得安居。其懦而有业者，或先出重资，央送书差，谓之买平安钱。盐局之势焰愈炽，民间之怨谤愈深。其积不相能，非一朝夕

• 4 •